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

十一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曰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樊曰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始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善也若何曰則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祝曰僑子產名左傳云僑聞之孫曰伊惟也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

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安一作知遊

於鄉校衆口囂囂

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堯切或謂子產毀

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

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祝曰否惡也易否臧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孫曰左傳襄公三十

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下塞上聳

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

養老乞言

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內尊事黃耆者養老乞言

及其已衰謗者

使監

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諉者祝曰詩何用不監注視也。監古衫切

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

蔡本昭字作照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

補注率相天下君

交暢旁達

一本本施及無垠

補注垠界限也五根切又五巾切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年驪姬使奄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義與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卒避讓求分教東都李習之所謂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題公有爭先者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綱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未敢相聞今為

韓文十三

我盡寫子詩書來一云一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月一本有來

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讒於相國

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

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

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

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

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

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

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

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

已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

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

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

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

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

扳聳之勢於今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

死之友於朝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宿資

蓄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以要權利夫

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

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

雖有讒者百人宰相將不信之矣宰相一作相國愈何

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

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垣也二公與鄭細皆自翰林學士遷

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慎歟一無歟字

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

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

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患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

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

歸私自尤曰咄補注咄何也晉史咄咄當設切市有虎韓曰戰國策龐蔥與

魏太子質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信矣愈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太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

曾參殺人韓曰史記甘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人告曾子母曰

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

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孫曰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傷於讒疾而

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孫曰小雅巧言之詩注云僭數涵容也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今本皆脫夫字佞人不能遠

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

徐又自解之曰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咄市有虎聽者庸

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

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躬大一作厓夫

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躬大則有

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能進而為讒哉能一雖

作敢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一無而慎二字

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為中書侍

郎平章事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

子其危哉一作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相國一本

作宰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

人耳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

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婿也
正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

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
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

鳥一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到南陽

郡公君房任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

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動一義

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為一本無不失其

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

有其人乎一無凡在此一無趨公之庭議公之事

者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

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

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之字無將曰
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
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
也孫曰從事於彼謂為他帥所辟吾為南陽公愛之吾能為且未
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且一作彼之所以待
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
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
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
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章文三

六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城而不著其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

中舊書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樊曰巡鄧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蔽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云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足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各士由是天下無

異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樊曰遠杭州監官又不載雷萬

春事首尾

孫曰萬春事巡為即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

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

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朝壁雍丘北謀襲

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

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強毅用命每戰

任之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孫曰至德

二年正月

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

告

急于巡巡時保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

不

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

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

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

辭服於賊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

名陽偃師後死六層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

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部由

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

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救於地下故遠心向背

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隳敗則遠於巡不共戴天

請追奪官爵以刑免耻詔使去疾與遠子岷及百官議皆以

去疾蓋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

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感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

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未詳且知艱難以

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

善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罪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孫曰睢陽食盡食茶紙既盡

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

又盡巡出愛妾遠

亦殺其效以食士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

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孫曰蚍蜉大蟻也

所欲忠

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

孫曰令狐

朔開玄宗

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

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

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

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孫曰八月巡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東北遠守西南作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

章文十三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

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

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

不能守獨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

將其創殘餓羸之餘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

創楚良切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

羸倫為切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

之師蔽遮江淮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

障若奔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温公曰唐人皆以

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

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温公所云是亦蔽蔽江

也淮沮遏其勢阻或天下之不止其誰之功也當

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

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孫曰

距諷行放淫辭淫辭謂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孫曰

鎮汴州張建封鎮屢道於兩州間州一作府親祭於其

所謂雙廟者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乞救於賀

蘭也一本無也字一本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

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

文十三

語彊留之彊其亮切具食與樂具一作且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睢音不食月

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

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樊曰舊傳云霽雲曰請啣一指留於

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柳子厚作霽雲

碑則云自啣其指曰啣此足矣司馬溫公考異從舊傳又按

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

座大驚新舊傳與公書大略同此最為有理至如啣其指曰

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

其上輒半筈著直略切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

筈一作箭

此矢所以志也

孫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霽雲告急進明日與諸將張樂

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強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啗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餽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存念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卹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霽雲還睢陽未幾城陷樊曰舊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瑄素不協及瑄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異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異恃名位畧等不受進明節制及霽雲至乞師進明擁兵臨淮懼叔異見襲兩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或曰韓作張巡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異事豈舊史傳之誤耶於是孫之翰論曰愈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况愈之所書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耳又高適傳載移書許叔異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亦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

章五十三

睢陽失陷頗得其實

愈貞元中過泗州舡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

降雲

一作又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

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

其起事

一作及

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

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

尉

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

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

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

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

久一作

嵩曰未

孰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秩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

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六，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有去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

一本作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

且數萬。一無且字。巡因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

詳文十三

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一作見巡之起。或起或泣

或起一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

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

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補注遠呼

巡為兄也。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而字。嵩將

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去。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

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

韓曰司空咸寧王謂

月癸卯以城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正元六年

木連理生於河之東

邑一無之字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

殆一作始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五字是其應乎

訓戎奮威蕩戮凶回孫曰謂平朱此之難回邪也舉正宣和人

則寧嘉入踐台階孫曰城以功加侍中司空故去台階庶尹克司孫曰

書曰百僚庶尹庶尹百工也來帥能罷孫曰為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

人鰥寡作仁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

有羣吏王有從事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異體同

心幹一作事異幹又作上下歸民于理一作治天子是嘉俾錫勞

釋文十三

十二

王勞音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

祥殊本連理之柯之柯今作枝柯非同榮異龍之禾孫曰書唐

叔得禾異面同穎異畝異龍也同榮同穎也吾後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

明於大君孫曰大君人主易曰大君有命是也紀于策書王抑

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亦抑余一作王余

抑也一又皆作王抑余也奮肆姁媮洪曰姁媮和悅貌選去姁媮致熊孫曰姁媮美貌

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孫曰爾雅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

固俾斯人兮不忘作人

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樊曰時董晉鎮汴州公為之伏補注陳後山去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韓曰隴西公董晉也越三月辛巳朔越於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孫曰俱文軍司

馬孫曰陸長源賓佐僚屬將校能罷之士肅四

方之賓客各以落之孫曰禮記主人肅客而入肅士女

蘇會祝曰說文蘇調也楚詞風習習兮蘇煖闡郭溢郭

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韓文一三

十三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弗合者

誕誕大寘也聯鑠於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舟一

然其襟袍虧疏孫曰襟袍風氣宣洩邑居弗寧

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

八載樊曰即德宗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醫童噉噉

祝曰醫也噉童李迺噉噉皆聲也莊子而我噉劫眾阻

兵孫曰正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萬凜凜

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一有李勉受命作藩

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為爰自京洛單車來臨孫曰晉自

武軍節度使代萬榮遂拯其危一

移鎮宣武故云爰自洛京晉既受命與騎

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故大單車來臨

持作遂去其疵弗肅弗厲厲嚴也薰為太和神應祥

福五穀穰熟穰如兩切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

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

閉寇偷開侯肝切一本作扞黃流渾渾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飛閣

渠渠渠渠大也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

西公是布天子之澤一作文一作渾一又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法法孫曰法法水流貌源于崑崙孫曰山海經崑崙之山河

焉水出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

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宴喜亭記

韓文十三

十四

韓曰亭在連州公正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山陽令時作山陽於連為屬邑

太原王弘中樊曰王仲舒字弘中在連州樊曰按順宗實錄正元十九年充補

關張正買上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去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叔文因譖正買等九

月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

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

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

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樞翳孫曰詩作之屏之其樞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樞

自斃曰翳○樞側師切翳於計切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

者呀然成谷呀張口貌呼加切窪者為池祝曰窪說文上公清水一曰窪也

老子窪則盈○窪烏瓜切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

屋以避風雨禦寒暑一作以禦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

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

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孫曰善滿招損謙受益瀑

曰振鷺之瀑孫曰詩振振鷺鷺于飛谷言德瀑言

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孫曰

有常德也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

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

惡也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與穢濁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

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

韓文十三

十五

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孫曰魯侯燕喜詩闕宮之文

者於其州民之聞者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之老相

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

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一宜

作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

外郎貶秩而來一無外郎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時

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

山樊曰即京北府入商洛樊曰在今商州涉浙湍樊曰房州

有浙川縣武德五年省縣入房陵隸房州正觀八年省州入

切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集注漢水峴首並襄州

內鄉隸鄧州孫曰浙地本楚之白羽至秦改為浙○浙持益

禹貢導漾東流為漢顏

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氏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方城出荆

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峴胡典切

門樊曰荆門在下岷江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過洞

庭上湘水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行衡山之下樊曰衡

州絲柳踰嶺樊曰柳謂柳州在唐隸江南西道猿狖所

家狄音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瓌公宜乎於

山水乎一作飲聞而厭見也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

上會稽探禹穴關九疑浮于沅湘波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致一

也○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

一作見之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

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

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集注唐地理志去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

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

貞元十五年尚為豪

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元戎孫曰

戎十乘元揔齊三軍之事孫曰古者大國三軍軍萬

戎元帥也字統理所部之忙忙黠以鎮定邦國定一作贊天

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

孫曰周禮春見曰朝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

秋見曰覲時聘曰問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閔辯通敏兼人之才孫曰兼人猶過人也莫宜居之然

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

其所辟一有之字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

史大夫蒙壽廬三州觀察使孫曰興元元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

封兼御史大夫充蒙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孫曰正元四年十一月置

徐泗蒙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為之歷十一年正元四年也而掌書記者凡

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集注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入仕

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

集注杜兼字顯弘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

人曰隴西李博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正元八年公同年進士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為宣

文十三 一七

州客又見公送揚儀之序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

為之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上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

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

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

之文章一作苟有未知去云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

相扶一作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

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

記之一無之字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樊曰蘇內翰嘗曰出有妄庸者作陽陽承叔語
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
畫記僅似甲乙帳爾了無可觀
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憐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

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

字而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

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孫曰田犬

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

人祝曰羈勒絆也馬韉也禮記執執羈勒而從騎而下

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孫曰臂即鷹也騎而驅涉

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而一作騎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冑手弓矢鈇鈇植者七人集注冑兜矛也手

甲冑執職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祝曰偃息也寢卧也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

一人一本又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

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

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

挹且注者四人集注挹酌也注灌

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

十有一人蓋以總數挹數之也曾子開云亦且注者四人集注挹酌也注灌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

載而上下者三人孫曰謂下車也孺子戲者九人凡

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一本作焉大小百二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

上者下者一有馬字一作亦行者牽者奔者涉者

陸者翹者孫曰翹舉足也一本有牽者顧者鳴者寢

者訛者孫曰詩或寢立者一有人齧者祝曰禮記庶人

下沒飲者溲者溲便也陟者降者痒磨樹者以痒

兩噓者噓吹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踉

也徒計切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

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一作馬大小八十有

韋文十三

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橐駝三頭

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

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二兩孫曰說

曲柄者兩果雜兵器弓矢旌旗孫曰周禮游車載旌

也力讓切刀劍矛楯孫曰楯所以扞身蔽弓服矢房

首所以精甲冑之屬餅盃登筮孫曰登筮之長

孫曰服弓衣亦筐筥錡釜祝曰錡三足釜也

躡躡檐登是也筮蓋也飲食服用之器壺

矢博弈之具壺矢一作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

其妙貞元甲戌年樊曰即正余在京師甚無事

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集注申叔字子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洪曰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

微憶起李商隱詩王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劍謂林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彈碁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柳子厚亭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

余幸勝而獲焉意其惜之以為

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一無字蓋叢集眾工人之

所長耳一無字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樊曰當是正元十一年孫曰河陽公家世所葬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

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一作余之手

韋文十三

作余所摹也摹亦作摸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

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摹得之摹一作摸遊閩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一本無以

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

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孫曰大都大畧也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副貳也於一邑無所不當

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

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

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束也右手摘紙尾摘

歷切一鴈鷺行以進鴈一作鳥平立睨丞睨邪視音詣曰當

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

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効數慢効胡得切必曰丞至以相警警祝

警不省語也前漢聲警警孫曰說文丞之設一作豈端

使然哉博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涵一作澄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

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集注立之正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

其詩曰連年收科策如摘領下疑此其所謂再進而再屈于人

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不解公所謂屈于人之

意耳屈于人屈出人也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

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

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一作行又喟然曰丞

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本作丞則盡拚

去牙角拚五割切一作拚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蔡本

丞廳故有記壞陋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尾墁

治壁補注墁泥也祝曰孟子毀瓦畫墁注畫墁畫地也○墁莫干切悉書前任人名

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距竹千挺儼立若相持

水澆澆循除鳴祝曰澆澆說文水裂聲斯立痛掃

漑韓曰漑灌漑也○漑居代切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一無吟字

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樊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熈永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登臨一作臨觀而滕王

閣獨為第一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瓌偉絕

特之稱祝曰瓌偉壯麗也選瓌及得三王所為序賦

記等韓曰王勃字子安為滕王閣序王緒為賦壯其文

詞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

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潮陽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坐言

便道取疾孫曰便道捷徑也以至海上

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集注洪州本漢南昌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孫曰七月己丑上尊號大赦天

移刺袁州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袁於南昌為

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

屬邑孫曰袁州隸江南西道

佛骨事責為潮州刺史○潮陽一作揭陽

下區內區字之內也

大府謂帥府也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

儻得一至其處竊寄自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

南西道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

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表悉屬治所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

罷行之大者驛開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一作施陽

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

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

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

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

九月人吏浹和浹子協反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

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

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

公又來燕於此公胡得無情哉胡一作烏公應曰諾

於是棟楹樑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孫曰樑柱也

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祝曰赤白

繪畫之色前漢為其素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治之

別貌○漫莫幹切德胡館切又乎賈切鮮一作圭

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

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一無愈既

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

次有榮耀焉一作者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作之歲月 自見本篇

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 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

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

韓氏樊曰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 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

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 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

章十三 二四

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晉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

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晉之妻雲

卿孫丈也觀此則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

叔父樊曰陽冰為將作少監唐人篆書無出李陽冰舒元 輿志陽冰篆曰斯去千年水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

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樊曰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 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一本作擇

人木蓋能八分一作同 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

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

補注董丞相晉正元 中鎮汴州八公為之佐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

文其狀類科斗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孫曰衛宏字敬 仲光武時為議

郎作漢儀四篇
載西京雜事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

四門博士

補注正元六年

識歸公

樊曰歸登字冲之
有文字工草隸

歸公

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盖可講因

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

亟去吏切

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宜略識字

一作

宜略識古字

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

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

一無愈字

盖得其十四五

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

補注元和十一年

六月四日右

庶子韓愈記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